

眉間

心上 雁白

眉
间
心
上

■ 眉间心上

作者：雁白

封面设计：陈若琦

排版设计：林意慧

出版与承印：立成印务有限公司

Majujaya Indah Sdn. Bhd.

No. 68, Jalan 14-E, Ampang New Village,
68000 Selangor Darul Ehsan.

Tel : 03-4291 6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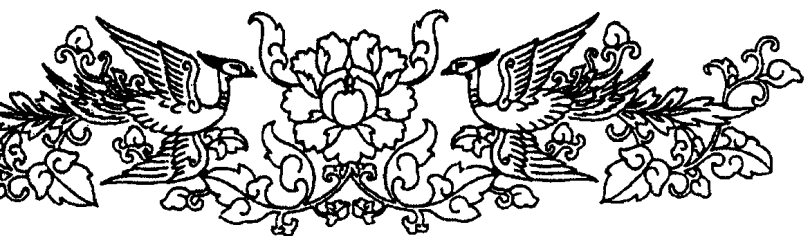
出版日期：2009年8月

售价：RM 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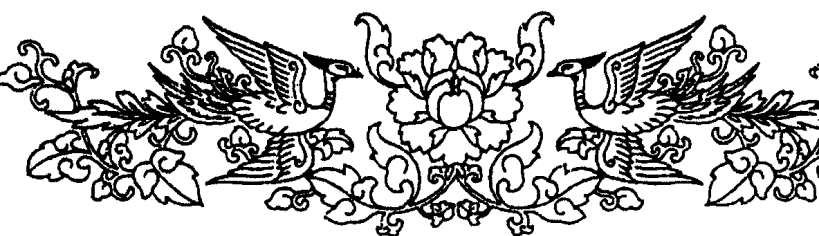
目录

33	30	26	22	19	16	13	10	7	4	■	■
都是当年亲手栽	俱老矣	半是情牵半是愁	水云间	徒有羨酒情	捕梦之网	追月篇	潇潇芭蕉	沏一碗茶	此情非关丹青	絮絮水云间	序
73	70	67	64	58	55	52	49	46	43	40	36
清晨过戈壁滩	人在江上	旅游花红	万水千山总是情	惘然的留连	听歌的早上	二胡	清韵袅袅	红豆	心在灵山中	满橱的快乐	母亲的旧箱子



110	107	104	101	98	95	92	89	85	82	79	76
生命的艳影	重逢	手足	十字绣	妈妈的快乐	不过是父母心	吾儿吾爱	楼空了	那根绳索	圆的再盼	四个拥抱	负了那美丽的绿

147	144	141	138	135	132	129	125	122	119	116	113
回甘话旧曲	青楼红粉好名字	一字诗	你救谁？	何事春风容不得	夜读《南亭》	不是红学	笑谈马屁功	是你的鞋子吗？	《散步》之后	散步	不是诗评



181 178 175 172 170 ■ 165 160 159 156 153 150

拾缀录

非关怀旧

美丽的女人

只记住她的温柔

嗑瓜子的女人

偷闲

人海阔 无日不风波

我心戚戚

差点没笑死

爱看新厨初调羹

为谁做饭

人海阔无日不风波

216 213 210 208 205 202 199 196 193 190 187 184

也是悲歌

对手

亦不言悔

沈溺

画之劫

斯人微矣

破坏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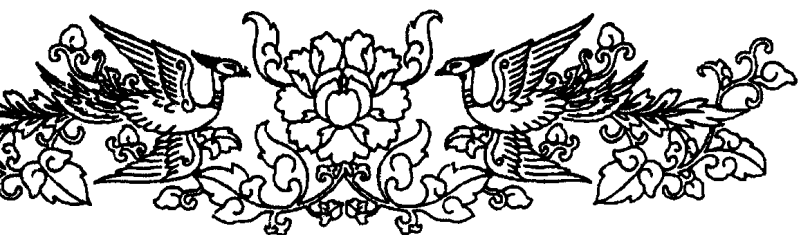
物累

读书趁早

岂是等闲可得？

於愿足矣

粥，足乎？



252 249 246 243 240 237 234 231 228 225 222 219

为口奔驰
早五十年又何憾
优雅的老去？
无奈说钥匙
捡起自己的碎片
叹婴宁
点到即止
长在自己的脚上
女儿
岁月
强摘的瓜不甜
只因情深

287 284 280 277 274 271 268 265 262 259 255

武功被废的时候
爱情故事
不是化石
《聊斋》男人
乍暖还寒
下午在火葬场
登岸去矣
终带愁归去
无憾的安息
是天气太炎热
小小的一个牵挂

序

〈眉间心上〉原是我自一九九四年至二零零零年间某个专栏的栏名。

如今要将过去多年来在各报发表的部份文字结集出版，而许多文字所记，也不过是红尘生计中百般《才下眉头又上心头》的情和事。

〈眉间心上〉开栏首篇有这样的结语：既是无由可回避，且任这浊世俗事，点点滴滴，洒落在我这〈眉间心上〉吧。

想想仍沿用〈眉间心上〉为文集名庶几也可以吧？是为序。

絮絮水云间

絮絮水云间

此情非关丹青

朋友这幅文彪的油画，我为他配好框许久了，催他来取，他说：『先放着吧，你不是很喜欢吗？借你欣赏好了。』画价不菲，到底不放心，便拿到楼上住所放着。

我把画靠在大橱子脚下，时常夜来收工之后，洗过澡，换一身宽袍，捧一杯热的蜂蜜红茶，坐在大沙发上，一面缓缓啜着茶，一面浏览这画。

心绪不宁时，对着画倍觉恍惚，迷迷糊糊，不能久坐，便会颓然离座。心境清平时，坐在画前，思想恰如天马行空，悠悠然神羁画中，几疑可以不再食人间烟火。往往不觉手中杯茶已凉夜已深沉。

昨夜月华来访，两人卷坐沙发上，十分适意的作天南地北谈。也不知怎的，突然两人都不再言语，只是不约而同的怔怔的看着橱下的那幅画。良久，她转头对我说：

『我在想，如果我住在这屋里，我该往那儿走才可以回到城里去？你呢？』

『呀？我吗？我时常在想，我什么时候才可以住到这么一个地方去？』

语毕，两人相视大笑。

月华芳华正茂，事业且待起飞。尽管此时她十分放松，却仍掩不住那一股浑身流荡着的，蓄锐待发的神采。真正属于她的人生刚开始，腾跃冲刺，尽要排众而出，在人生舞台轧一个重要的角色。我则已遍历世道风霜，人事波云，身心俱垂垂老矣。几时可以让此身收敛归藏，旦夕只优游於林泉书海之间，便是最大的快乐。

再说那画，画的是淡淡的月色下，一间白卵石头砌成的房子，孤独的矗立在一片茂密的紫色树林间。幽幽然，发散着寂静的孤单，清幽的冷漠，有一种避世的意念在。

两人对这样的一幅画的感受，恰恰也说明了我与月华正处於人生两种相异的境界中。她这时正是对红尘百般的眷恋着，名利、爱情、家庭，都是她孜孜的追求，不止是独善

眉间心上

其身，还想到要兼善他人。她怎能独处深居？而我早是厌倦於尘幻世事，心中只想退藏，避开市器人声。

一个画境，两个人便得两番心事。

回头再看，事实上是此身仍在人间里，还得天天食烟火。百般无奈时，也不过是对画寄怀，如此而已。

沏一碗茶

香港作家吴靄仪的一篇文章里有句话：

「沏一碗茶也只因沏茶是多有情趣的事，不是为了口渴，更不是为了文化。」这种境界，颇得我心。

要沏一碗茶，原也是易事，但只为情趣，不为什么，也不易吧？

有人沏一碗茶，都说因那是民族传统文化，於是觉得事体重大。为沏那么一碗茶，可以衍生出许多民族大义来。所以往往在喧嚣人声与古乐悠扬之下喝这么的一碗茶，便觉得自己好像随时要为民族起义似的。此时也，喝茶的情趣未免太沉重。

有人喝茶，一心只为那是一樁高雅的事，於是沏茶便不厌其繁，不厌其精。时时看人如醉如痴的在「演绎」着这种的繁与精。那姿态的典雅优美，总使我自愧粗糙笨拙；

眉间心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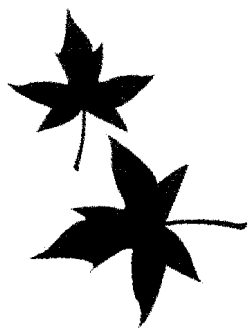
那学问的精湛，又反映出我的肤浅伧俗，要再说是我的情趣，岂非自欺欺人乎？但喝茶如果成为一种学问，也该是如此的。

若为解渴，仰脖牛饮『雪茶』一大盅，通体畅快无比，又何需再问情趣？

因茶便想起已经故去的萧遥天先生。当年我们时相往还，忘年之交，倒还相当融洽，萧老好茶，而我对茶毫无认识，萧老来舍下，无以为奉，便很觉羞愧。萧老知道便教我曰：『沏茶不难，最重要茶叶要好，开水要滚，沏出来的便是好茶。』我既鲁且懒，如此简单，正合吾意，偶尔买一两套茶具，也不过实用而已。从来未下过功夫。

喝茶自是一件提高生活素质的雅事，这一切恐怕都因自己是个俗人之故。我只喜欢在可以放下俗务的时间里，独自悠悠然在小小的空间内，为沏一壶茶，稍稍的活动着。守着水沸，对了水，闲闲的等着，然后把或微绿似琼液，或浅褐如琥珀的茶，缓缓的注满了白瓷杯。茶香随如丝如缕的水气，袅袅而上，这一杯好茶，要喝就喝，不喝就搁着，待

凉了就倒掉，风流不为人知，庶几是这样了。



潇潇芭蕉

读一篇人物特写。只因文中一句淡淡的话：「……整个住宅区只有他家栽种香蕉……」，他且自号『蕉山老人』，不觉心绪荡漾。今日竟还有一个不嫌『多事』种那潇潇芭蕉的老人！

芭蕉不是绝色，没有艳颜秾香，却一样宜诗宜画，只因它深卷未发的长叶，一似未燃的冷烛，干结的绿蜡；待得叶儿抽舒伸展，庭院窗前，便满是绿荫蕉影。

画家画美人，芭蕉总是伊人的绝配。芭蕉树旁，佳人如玉。薄罗轻裳，持一柄素纨团扇，或垂首，或凝睇；是怀人，是遣愁。有说不尽的娴淑婉静，无限温柔。而前人歌咏芭蕉。难免伤情。『芭蕉叶上梧桐雨，点点声声有断肠。』秋风芭蕉，夜雨梧桐，潇潇滴滴，便是诗人词人的满纸愁思。